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詞云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　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這首詞是昔賢所作，說着人生世上，色字最為要緊。隨你英雄豪傑，殺人不眨眼的鐵漢子，見了油頭粉面，一个妥血的皮囊，就弄軟了三分。假如楚霸王、漢高祖分爭天下，何等英雄，一个臨死不忘虞姬，一个

酒後不忍戚夫人仍舊做出許多纏綿景狀出來、何況以下之人、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牽着个色字、怎得不蕩了三魂、丟了七魄、却是這一件事關着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祿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于史傳、自不消說、至于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个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的、且如宋淳熙末年間、舒州有个秀才劉堯舉、表字唐卿、隨着父親在平江做官、是年正當秋薦、就依隨任之便、是了一隻船、往秀州赴試、關

了船、唐卿擧目向梢頭一看、見了那持篙的喫了一驚、元來是十六七歲一个美貌女子、鬒鬟婀娜、眉眼含嬌、雖只是荊布淡粧、種種綽約之態、殊異尋常、女子當稍而立、儼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唐卿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覺心動、在舟中密密體察光景、曉得是船家之女、稱嘆道、從來說老蚌出明珠、果有此事、欲待調他一二句話、礙着他的父親同在梢頭行船、恐怕識破、粧做老成、不敢把眼正覷、稍上擲將時偷看他一眼、越看越媚、情不能禁、心生一計、只說舟重行遲、趕路不上、要船家上去幫扯縴、元來這隻船

上老兒爲船主一子一女相帮是日兒子三官保先在岸上扯縴唐卿定要强他老兒上去了止是女兒在那裏當稍唐卿一人在艙中像意好做光了來兒先尋些閑話試問他他十句裏邊也回答着一兩句頗致動人唐卿趂着他說話就把眼色丟他他有時含羞斂避有時正顏拒却及至唐卿稍了別處不來兜搭了却又說句把冷話背地裏忍笑偷眼斜盼着唐卿止是明中粧樣暗地撩人一發惹人當不得要神魂飛蕩了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撥他一撩撥鬥了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个胡桃繫着綰上

一个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女子本等看見了故意假做不知呆着臉只自當櫓唐卿恐怕女子真个不覺被人看見頻頻把眼送意把手指着要他收取女子只是大刺刺的在那里竟像个不會意的看看船家收了纜將要下船唐卿一發着急了指手蹬脚見他只是不動沒个是處倒懊悔無及恨不得伸出一隻長手仍舊取了過來船家下得艙來唐卿面掙得通紅冷汗直淋好生羞身無地只見那女兒不慌不忙輕輕把脚伸去帕子邊將鞋尖勾將過來遮在裙底下了慢慢低身倒去拾在袖中腆着臉對着水外

恐人之能忍死

只是笑、唐卿被他急壞、却又見他正到利害頭上、如此做作、遮掩過了、心裡私下感他、越覺得風情着人、自此兩下多有意了、明日、復依昨說、趕那船家上去、兩人扯話、唐卿使老着面皮、謝女子道、昨日感卿包容、不然小生面目難施了、女子笑道、膽大的人、元來恁地虛怯麽、唐卿道、卿家如此國色、如此慧巧、宜配佳偶、方爲厮稱、今文鴛彩鳳、誤墮雞栖中、豈不可惜、女子道、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自古如此、豈獨妾一人、此皆分定之事、敢生嗟怨、唐卿一發伏其賢達、自此語話投機、一在艙中、一在稍上、相隔不多幾尺路、眉

來眼去兩情甚濃卻是船家雖在岸上回轉頭來就看得船上見的只好話說裡來做不得一些手脚乾熱罷了到了秀州唐卿更不尋店家就在船上作寓人試時唐卿心裡放這女子不下題目到手一揮而就出院甚早急奔至船上只見船家父子兩人趁着船裡無人身子閑着叫女兒看好了船進城買貨物去了唐卿見女兒獨在船中喜從天降急急跳下船來問女子道你父親兄弟那里去了女子道進城去了唐卿道有煩娘子移船到靜處一話何如說罷便去解纜女子會意即忙當橹把船移在一个無人往

來的所在、唐卿便跳在稍上來、摟着女子道、我方壯年未曾娶妻、倘蒙不弃、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子推遜道、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但枯藤野蔓、豈敢仰托喬松、君子自是青雲之器、他日寧肯復顧微賤、實不敢從命、請自尊重、唐卿見他說出正經話來、一發[illegible]愛戀、心如火、恐怕強他不得、發起極來、拍着女子背道、怎麽說那般量的話、我兩日來、被你牽得我神魂飛越、不能自禁、恨沒个機會、得與你相近、一快私情、今日天與其便、祇吾兩人在此、正好恣意歡樂、遂平生之願、你却如此堅拒、再沒有个想頭了、男子

既肯投身即不免登極關係其是激發

倘得寸進禮如何非有成家者

羨不得如願要那性命何用你昨者為我隱藏羅帕、感恩非淺、今既無緣、我當一死以報、說罷、望着洲裡便跳、女子急牽住他衣裾道、不要慌、且再商量、唐卿轉身來抱住道、還商量甚麼、抱至艙裡來、同就枕席、樂事出于望外、真个如獲珍寶、事畢、女子起身來、自掠了亂髮、就與唐卿整一整衣、說道、唐君俯愛、自耻仰承、蹤然一霎之情、義堅金石、他日勿使剩蕊殘花、空隨流水、唐卿道、承子雅愛、敢負心盟、待今揭曉在即、倘得寸進、必當以禮娶子、貯于金屋、兩人千恩萬愛、歡笑了一回、女子道、恐怕父親城裡出來、原移船到

舊處住了。唐卿假意上岸等船家歸了方纔下船竟無人知覺此事誰想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唐卿父親在平江任上懸望兒子赴試消息忽一日晚間得一夢夢見兩个穿黃衣的人手持一張紙突然來報道又門放榜郎君已得首薦傍邊走過一人急掣了這張紙去道劉先衆近日作了欺心事已壓了一科了父親喫一驚覺來乃是一夢思量來得古怪不知兒子做甚麼事想了此言未必成名了果然秀州揭曉唐卿不得與薦元來塲中考官道是唐卿

考官必又多矣

即不第以一貴家子豈不能得二艄中女而必

文卷好、要把他做頭名、有一个考官另看中了一卷要把唐卿做第二、那个考官不肯道、若要做第二寧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頭名、不可中壞了他、恐着氣把他黜落了、唐卿在船等候、只見紛紛嚷亂、各自分頭去報喜、唐卿船裡靜悄悄、鬼也沒个走將來、曉得沒帳、只是嘆嘆氣、連那稍上女子也道是失望了、背暗淚下、唐卿只得看無人處、把好言安慰他、就用他的船轉了、到家見過父母、父親把夢裡話來問他、道我夢如此、早知你不得中、只是你曾做了甚欺心事來、唐卿口裡賴道、並不曾做甚事、却是老大心驚

待成者於蹤跡之平康都自甘無志人

不得不恨

好宮者益

道難道有這樣話、似信不信、及到後邊、得知場裡這番光景、纔曉得本該得薦、却爲陰德上損了、遲了功名、心裡有些懊悔、却還念那女子不置、到第二科、唐卿果然領了首薦、感念女子舊約、遍令尋訪、竟無下落、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後來唐卿雖得及第、終身以此爲恨、看官你看劉唐卿只爲此一着之錯、罰他蹉跎了一科、後邊又不得團圓、蓋因不是他姻緣、所以陰騭越重了、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

我不淫人妻女　妻女定不淫人

我若淫人妻女　妻女也要淫人

而今聽小子說一个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轉輾果報的話、元朝汴州原上里有個大家、子姓錢、名鎔、先祖爲織衣御史、娶妻狄氏、姿容美艷、名冠一城、那漢汴風俗、女子好游、貴宅大戶、爭把美色相誇、一家娶得个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鬧稠人廣衆、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爲意、臨晚歸家、途間一一品題、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說着嬌的喧講譁濃彼此稱羨、也不管、他丈夫聽得不聽得、就是丈

夫聽得了也道是別人贊他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有兩句取笑了他總是不在心上的到了至元至正年間此風益甚鐵生既娶了美妻巴不得領了他各處去搖擺所到之處見了的無不嘖嘖稱賞那與鐵生相識的調笑他讚羨他自不必說只是那些不曾識面的一見了狄氏問知是鐵生妻子便來掇相知把言語來撩撥酒食來攛哄道他是有緣之人有福之人大家來奉承他所以鐵生出門不消帶得本錢在身邊自有這一班人扳他去喫酒喫肉常得醉飽而歸滿城內外人沒一个不認得他沒一个不懷一

點不良之心、打點勾搭他妻子、只是鐵生是个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性氣、剛狠沒个因繇、不敢輕惹得他、只好乾𪘲唾沫、眼裡口裡討些便宜罷了、古人兩句說得好、

謾藏誨盜、　冶容誨淫、

狄氏如此美艷、當此丞除、怎容得他清清白白過世、白賸生出事體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同里有个人姓胡名綏、有妻門氏、也生得十分嬌麗、雖比狄氏略差些兒、也算得是上等姿色、若沒有狄氏在面前、無人再賽得過了、這个胡綏亦是个風月浪蕩的

恨不知見所以俱敗家露

畢竟深心者寧先成而後亦速

人、雖有了這樣好美色、還道是讓狄氏這一分好生心、憮不甘伏、誰知鐵生見了門氏也羨慕他思量一網打盡兩美俱備、方稱心願、因而兩人各有歎心。彼此交厚共相結納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兌用一用也是情愿的。鐵生性直胡生性狡鐵生在胡生面前、時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來、胡生將計就計、把說話曲意倒在鐵生懷裡再無推拒鐵生道是胡生好說話畢竟可以圖謀、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機會、嘗勾狄氏、却不漏一些破綻出來、鐵生對狄氏道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據我所見胡生之妻也不下於

怎生得設箇法兒到一到手人生一世兩美俱爲、我得死也甘心、狄氏道、你與胡生恁地相好、把話實對他說不得、錢生道、我也曾微露其意、他也不以爲怪、却是怎好直話得出、必是你替我做个擡頭纔弄得成、只怕你要喫醋撚酸、狄氏道、我從來沒有妒心的、可以幫襯處、無不幫襯、却有一件、女人的買賣、各自門各自戶、如何能勾到得他、除非你與胡生內外通家、出妻見子、彼此無忌、時常引得他到我家裡來、方好覷个機會、弄你上手、錢生道、賢妻之言甚是有理、從此愈加結識胡生、時時引他到家裡喫酒、連他

幹了夫人又拱陸鎮生之謝也

真把之不開閘[illegible]拱氣

妻子請將過來叫狄氏陪着外邊廣接名姬狎客調笑戲謔一來要奉承胡生喜歡二來要引動門氏情性但是賓樂時節狄氏引了門氏在裡面簾內窺看看見外邊淫昵褻狎之事無所不為隨你石人也要動火狄氏生心作念懷着一點不良之心多各賣弄波俏打點勾動女伴人誰知裡邊看的女人先動火了一个你道是誰元來門氏雖然同在那裡窺看到底是做客人的帶些拘束不像狄氏自家屋裡恣性縱看惹起春心那胡生比鐵生不但容貌勝他只是風流身分溫柔性格在行氣質遠過鐵生狄氏反看上

了。時時在簾內露面調情、越加用意支持酒餚毫無倦色。鋏生道是有妻內助、心裡快活、那里曉得就中之意、鋏生酒後對胡生道你我各得美妻、又且兩人相好至極、可謂難得、胡生謙遜道拙妻醜質、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鋏生道據小弟看來、不相上下的了、只是一件、你我各守着自己的、亦無別味、我們做个癡興、不着彼此更換一用、更收其美、心下何如、此。一句話正中胡生深機、假意答道拙妻陋質、難蒙獎賞、小弟自揣怎敢有犯尊嫂、這个於理不當、鋏生笑道、我們醉後誰說浪至此、可謂忘形之極、彼此大笑而

散鐵生進來帶覷着了狄氏撞他下頦道我意欲把你與胡家的兌用一兌用何如狄氏假意罵道痴烏龜你是好人家兒女要偷別人的老婆到捨着自已妻子身體虧你不羞說得出來鐵生道想是道家相好的彼此便宜何妨狄氏道我在被頭帮襯你湊趣便得要我做此事我却不肯鐵生道我也是取笑的說話難道我眞个捨得你不成我只是要勾着他罷了狄氏道此事性急不得你只要撒哄得胡生快活他未必不像你一般見了眼熱妻子也不見得鐵生摟着狄氏道我那賢慧的娘說得有理一同狄氏進

此意[illegible]狠

[illegible]

房睡了不題卻說狄氏雖有了胡生的心只為鐵生性子不好、思道他因一時間思量勾搭門氏高興中有此癡話、萬一做下了事被他知道了、後邊有些嫌忌起來、礙手礙腳、到底不妙、何如只是用些計較瞞着他、做安安穩穩快樂、不得心中算計已定了、一日胡生又到鐵生家飲酒、此日只他兩人、並無外客、狄氏在簾內、涔涔來來示意、胡生、胡生心照了、留量不十分喫酒、卻把大甌勸鐵生、與他道、小弟一向蒙兄長之愛、過于骨肉、兄長俯念拙妻、拙妻也仰慕兄長、小弟乘間下說、前說他、已有幾分肯了、只要兄長看

顧小弟不消說先要兄長做自來个妓者東道請了我方與兄長圖成此事鐵生道得兄長肯賜周全一千个東道也做鐵生見說得快活放開了量大碗價喫胡生只把肉麻話哄他喫酒不多時爛醉了胡生只欺扶他的名頭抱着鐵生進簾內來狄氏正在簾邊他一向不避忌的就來接手攙扶鐵生已自一些不知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臉上做要親的模樣狄氏就把脚尖兒勾他的脚齊與使婢艷雪卿雲兩人來扶了家主進去剛剩得胡生狄氏在簾內胡氏便抱住不放狄氏也轉身來回抱胡生就求歡道渴慕極

可謂胡友先淫

矣。今日得諧天上之樂、三生之緣也。狄氏道、妻久有意、不必多言、褪下褌來、就在堂中椅上坐了、蹺起雙脚、任胡生雲雨起來。可笑鐵生心貪胡妻、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正是

捨却家常慕友妻　誰知背地已偷期
賣了餛飩買麵喫　恁樣心腸痴不痴

胡生風流在行、放出手段、儘意舞弄、狄氏歡喜無盡、叮囑胡生不可洩漏、胡生道、多謝尊嫂不棄小生、賜與歡會、却是尊兄許我多時、就知道了也不妨礙。狄氏道、拙夫因貪賢閤、故有此話。雖是好色心重、却是

可畏

性剛心直、不可惹他、只好用計賺他、私圖快活、方為長便、胡生道、如何用計、狄氏道他是个酒色行中人、你訪得有甚名妓、幸他去吃酒闕宿、等他不歸來、我與你就好通宵取樂了、胡生道這見識極有理、他方纔欲管勾我妻、許我妓館中一百个東道、我就借此機會攛掇一兩个好妓者、絆住了他、不怕他不留戀、只是怎得許多纏頭之費、供給他、狄氏道這个多在我身上、胡生道、若得尊嫂如此留心、小生拚捨着性命陪尊嫂取樂、兩个計議定了、各自散去、元來胡家貧、錢家富、所以錢生把酒食餉識胡生、胡生一面奉

不怎知反着其手鉄生家道雖富因為花酒面上費得多把膏腴的產業逐漸費掉了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終日攛掇他去出外取樂狄氏自與胡生治酒歡會珍饈備具日費不貲狄氏喜歡過甚毫不吝惜只乘着鉄生意在花與胡生内外攛哄他把產業賤賣了狄氏又把價錢藏起些私下養着胡生胡生訪得有名妓就引着鉄生去入嫖賭沉湎連日夜不歸狄氏又將平日所藏之物時時寄些與丈夫為酒食犒賞之助只要他不歸來便與胡生暢情作樂鉄生道是妻賢不妒越加放恣自謂得意有兩日歸來狄

氏見了千歡萬喜毫無嗔妬之意錢生感激不盡夢裡也道妻子是个好人有一日正要排了酒菜要與胡生享用恰遇錢生歸來見了就道為何置酒狄氏道曉得你今日歸來恐怕寂寞故設此等待巳着人去邀胡生來陪你了錢生道知我心者我妻也須臾胡生果來錢生又與盡歡商量的只是衙門中說話有時醉了又挑着狄氏的話胡生道你如今有此等各樣相交何必還顧此猜嫌之質果然不嫌醜陋到底設法上你手罷了錢生感謝不盡却是口裡雖如此說終日被胡生哄到妓家酣夢不醒弄得他眼

花粲剮也、那有閑月子去與門氏做綽趣工夫、胡生、與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熱、一夜也間不的、擬着鐵生、在家、須不方便、胡生又有一个喫酒易醉的方、私下傳授了狄氏、做下了酒、不上十來杯、便大醉軟攤、只思睡去、自有了此方、鐵生就在家、或與狄氏、或與胡生喫不多幾杯、已自昏然在旁、胡生就出來與狄氏換了酒、終夕笑語淫戲、鐵生竟是不覺得、有時把歸來時、撞着胡生狄氏正在歡飲、胡生雖情愧避過杯盤狼籍、收拾不迭、鐵生問起狄氏、只說甚親眷到來、留着喫飯、怕你來強酒、喫不過、逃去了、鐵生便起

咸不緊曲

知狄生者卽不嫌亦可何必笑此

不問、只因前日狄氏說了不肯交兊的話、信以為實、道是个心性貞潔的人、那胡生又狎暱奉承、惟恐不及、終日陪過妓陪喫酒的一發那裡疑心着、況且兩个有心人、弄一个無心人、使婢又做了脚、便有些小形跡、也都遮飾過了、到底外認胡生為良朋、內認狄氏為賢妻、迷而不悟、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漸漸多了、編着一隻奇可請謂山坡羊來嘲他道

那風月場、那一个不愛、只是自有了嬌妻、也落得个自在、又何須終日去亂走、胡行、反把个貼肉的人兒、送別人還債、你要把別家的一手拏來、誰知

在家的把你雙手托開。果然是羅狄的到光耀頭

你曾見他那門兒安在。剝猫兒是拌着猫飯來也

落得與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財。乖乖這攬貪花只

算得折本消災。乖乖這場交易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說鐵生終日就于酒色。如醉如夢過了日子。不覺

身子淘出病來。起床不得。眠臥在家。胡生自覺有些

不便。不敢往來。狄氏通知他道。丈夫是不起床的。亦

且使婢們做眼。約多只管放心來走。自不妨事。胡生

得了這个消息。竟自别無顧忌。出入自道慣了脚步。

不覺忘懷了。錯在床面前走過。鐵生忽然看見了。怪

妙答

巧言之類

設擬

問起來道胡生如何在裡頭走出來狄氏與兩个使婢同聲道自不曾見人走過那里甚麽胡生鐵生道適纔所見分明是胡生你們又說沒甚人走過難道病眼模糊見了鬼了狄氏道非是見鬼你心裡終日想其妻子想得極了故精神恍惚開眼見他是个眼花次日胡生知道了這話說道雖然一時拙謊瞞了他他後邊病好了必然靜想得着豈不疑心懷恨認是鬼我有道理貞箇把个鬼來與他看看等他信實是眼花了以免日後之疑狄氏笑道又來調嘴那裡得有个鬼胡生道我今夜乘暗躲在你家後房落得

墮其計中

似乎小孩子

與你歡樂。明日我妝做一個鬼走了出去，却不是一舉兩得。果然是夜狄氏安頓胡生在別房，却叫兩个使婢在床前相伴。家主自推不耐煩伏侍，留在別床安寢。撒了鐵生，逕與胡生睡了一晚。明日打聽得鐵生睡起，瞞着胡生把些靛塗了面孔，將髻髮染紅了，用綿裹了兩只拳，裝起鬅鬆，故意在鐵生面前直衝而出。鐵生病虛的人，一見大驚，喊道有鬼有鬼。忙把被遮了頭，只是顫。狄氏急忙來問道為何大驚小怪。鐵生哭道我說昨日是鬼，今日果然見鬼了。此病凶多吉少，急急請个師巫替我禳解則个。自此一驚，

身不陰陽

手條

病勢漸重狄氏也有些過意不去只得去訪求法師其時離原上百里有一个了臥禪師號虛谷戒行爲諸山首冠鎮生以禮請至建懺悔法壇以祈佛力保祐是日臥師入定過時不起至黃昏始醒問鎮生道你上代有个緋衣公麼鎮生道就是吾家公公臥師又問道你朋友中有个胡生麼鎮生道是吾好友狄氏見說着胡生有些心病也來側耳聽着臥師道適間所見甚奇鎮生道有何奇處臥師道貧僧初行見本宅土地恰遇宅上先祖緋衣公在那里訴寃道其子爲胡生所害土地辭是職界理不得這事教緋衣

公道令吕南非二字會降玉笥峰下可往訴之必當得理繡衣公邀貧僧同往到得那裡果然見兩个老人一个着緋一个着緑對坐下棋繡衣公叩頭仰訴老人不應繡衣公訴之不止棋罷方開言道福善禍淫天自有常理爾是儒家乃昧自取之理為無益之求爾孫不肖有死之理但爾為名儒不宜絕嗣爾孫可以不死胡生宣淫敗度妄訴爾孫不受報于人間必受罪于陰世爾且歸胡生自有主者不必仇他也不必訴我說罷顧貧僧道爾亦有緣得見吾輩爾既見此事爾須與世人說知也使知禍福不爽言訖而

深音

今日之幾蔡前語之縮

去貪僧定中所見如此、今果有繡衣公與胡生、豈不奇哉、狄氏聽見大驚、没做理會處、鐵生也只道胡生謊他、賜湯故、公公訴他也、還不知狄氏有這些緣故、但見說可以不死、是有命的、把心放寬了、病體減動好些、反是狄氏替胡生就憂害出心病來、不多幾時、鐵生空余急得生腰痛起來、旬日之內、癱瘓大發、醫者道是酒色過度、不得撒救、鐵生日日直進臥內問病、一向通家也不避忌、門氏在床邊伏侍、遮遮掩掩見鐵生日常周濟他家的、心中帶些感激、漸漸交通說話、有來眼去、鐵生出于久慕、得此機會、老大撩撥調

衍情熟、背了胡生眼後、兩人已自搭上了、鐵生從來忘懸賭了妻子、多時至此、方纔勾帳、正是

一報還一報　皇天不可欺
向來打交易　正本在斯時

門氏與鐵生底下事也、似狄氏與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膠似漆、曉得胡生命在旦夕、到底沒有好的日子了、兩人恩山義海、要做到頭夫妻、鐵生對門氏道、我家甚賢前日尚許我接你來幇襯我成好事、而今若得要你同去相處、是絕妙的了、門氏含笑了一聲。

警言

道、如此肯幇襯人、所以自家也會幇襯、鐵生道、他如

們自家幫襯門氏道他與我丈夫往來已久晚間時常不在我家裡臟但看你出外就到你家去了你難道一些不知鍾生方纔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曉得明生瞞着他所以叫鄰人定先租有此訴今日得門氏上手也是果報對門氏道我前日哄俚親看見却被他們把鬼話遮掩了今日若非娘子說出到底被他兩人瞞過門氏道切不可到你家成破前你家的推我鍾生道我既有了你可以釋恨况且你丈夫將危了我遲家去張揚做甚麼悄悄別了門氏回家裡來且自隱忍不言不兩日明生死了鍾生那雖聽家獄

那才說[illegible]的

[illegible]舊情心中哀痛不覺掉下淚來錢生此時有[illegible]人問了有甚麼看不出冷笑道此淚從何而來[illegible]氏一時無言錢生道我已盡知不必瞞了狄氏紫漲了面皮強口道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不覺感嘆墮淚有甚麼知不知瞞不瞞錢生道不必口強我在外面宿歇他何曾在自家家裡宿你何曾獨自宿了我前日病時親眼看見的又是何人還是你相好從來的死了故此感嘆墮淚狄氏見說着真話不敢分辨默默不樂又且想念胡生闔眼就見他平日模樣懨懨成病飲食不進而死死後半年錢生央媒把門

氏娶了過來做了續絃鍈生與門氏甚是相得心中想着臥師所言禍福之報好生警悟對門氏道我只因見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這是我的花報胡生與吾妻子背了我淫媾今日却一時俱死你歸于我這却是他們的花報此可爲妄想邪淫之戒先前臥師入定轉來已說破了我如今悔心已起家業雖破還好收拾支撑我與你安分守己過日罷了鍈生就禮拜臥師爲師授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漾洒之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根據不虛臥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勸

人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為証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翹絕[illegible]後此曾勿、
寧知捷足、仮[illegible]誘人蕩敗、
自己綢繆、一朝[illegible]上人收、
眼前還報、不[illegible]勸世人。
莫愛風流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詩曰

得失榮枯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
甘貧守分隨緣過、便是消遙自在仙、

話說大梁有个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一女招得个女壻那張老年紀已過七十因把田產家緣盡交女壻并做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為終身之計女兒女壻也自假意奉承承顏順指他也不作生

兒之望了不想巳後漸漸疎懶老大不堪忽一日在門首閒立只見外甥走出來尋公公喫飯張老便道你尋我喫飯麼外甥答道我尋自巳的公公不來尋你張老聽得此言滿懷不樂自想道女兒落地便是別家的人果非虛話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何不要個偏房倘或生得一個男兒也是張門後代隨把自巳晉下餘財央媒娶了魯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懷六甲方及過年生下一子張老十分喜歡親戚之間都來慶賀惟有女兒女壻暗暗地煩惱張老隨將兒子取名一飛衆人都稱他爲張一郎又過了一二

年張老患病沉重不起將及危急之際寫下遺書二紙將一紙付與胥氏道我只爲女婿外甥不孝故此娶你做个偏房天可憐見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爭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个女人不能支持門户不得不與女婿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兒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啞謎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張胥氏依言收藏過了張老便叫人請女兒女婿來囑付了幾句就把一紙遺書與他女婿接過看道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壻外人不得爭佔
女壻看過大喜就交付渾家收訖張老又私把自己
餘貲與魯氏母子爲日用之費賃間房子與他居住
數日之內病重而死那女壻殯葬丈人已畢道是家
緣盡是他的夫妻兩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說却說魯
氏撫養兒子漸漸長成因憶遺言帶了遺書領了兒
子當官告訴爭奈官府都道是親筆遺書既如此說
自應是女壻得的又且那女壻有錢買囑都肯與他
分剖親戚都爲張一不平齊道張老病中亂命如此
可笑却是沒做理會處又過了幾時換了一个新知縣

親筆在
公道宏
有不知
不宜當

有必由旅賈術本非心以錢穴之不對民口

大有能聲魯氏又領了兒子到　告訴說道臨死之時說書中暗藏啞謎那知縣把書看了又看忽然會意便叫人喚將張老的女兒女婿衆親族們及地方父老都來知縣對那女婿說道你婦翁真是个聰明的人若不是這遺書家私險被你佔了待我讀與你聽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壻外人。不得爭佔。

你道怎麼把飛字寫做非字只恐怕男子年幼你見了此書生心謀害故此用這機關如今被我識出家

財自然是你男子的再有何說當下舉筆把遺書圖斷家財盡判還張一飛衆人拱服而散纔曉得張老取名之時就有心機了正是

異姓如何擁厚資　應繼親子不須疑
書中謎語誰能識　大尹神明果是奇

只這个故事可見親疏分定縱然一時朦朧久後自有廉明官府剖斷出來用不著你的瞞心昧己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話本叫做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你道這話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關外義定坊有个居民劉大名天祥娶妻楊氏兄弟劉二名天瑞

娶妻張氏嫡親數口兒同家過活不肯分另天祥邊有兒女、楊氏是个二婚頭、初嫁時帶个女兒來、俗名叫做拖油瓶、天瑞生个孩兒叫做劉安住、本處有个李社長生一女兒名喚定奴、與劉安住同年、因為李社長與劉家交厚、從未生時、指腹為婚、劉安住二歲時節、天瑞已與他聘定李家之女了、那楊氏甚不賢慧、又私心要等女兒長大、招个女婿、把家私多分與他、因此妯娌間、時常有些說話的、虧得天祥兄弟和睦、張氏也自順氣、不致生隙、不想遇着荒歉之歲、六料不收、上司發下明文、着居民分房減口、往他鄉外

上司多事救荒無奇策不擇之[illegible]

府趙熟、天祥與兄弟商議、便要遠行、天瑞道、哥哥年老、不可他出、待兄弟帶領妻兒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請將李社長來、對他說道、親家在此、只因年歲凶歉、難以度日、上司吉意、着居民減口、往他鄉趁熟、如今我兄弟三口兒、擇日遠行、我家自來不曾分另、意欲寫下兩紙合同文書、把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寫在這文書上、我每各收留下一紙、兄弟一二年、回來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不來、其間萬一有些好歹、這紙文書、便是個老大的証見、特請親家到來做个見人、與我每画个字兒、李社長應承道、當得當

得天祥便取出兩張素紙來筆寫道

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姪安住只爲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趁熟弟天瑞自願挈妻帶子他鄉趁熟一應家私房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

年　　月　　日立文書人劉天祥

親弟劉天瑞

見人李社長

當下各人畫个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紙管待了李社長自別去了天瑞揀个吉日收拾行李辭別

兄嫂而行、弟兄兩个俱各流淚、惟有楊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門、甚是得意、有一隻仙呂賞花時、単道着這事、

兩紙合同各自收、一日分離無限憂、辭故里往他州、只爲這荒歉不救、乞兒的心去意難留、

且說天瑞帶了妻子、一路餐風宿水、無非是

逢橋下馬　過渡登舟

不則一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那邊正是豐稔年時、諸般買賣好做、就租个富戶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戶張員外、雙名秉彝、渾家郭氏、夫妻

兩口爲人踈財仗義、好善樂施、廣有田庄地宅、只是寸男尺女並無、以此心中不滿足了、劉家夫妻爲人和氣十分相得、那劉安住年方三歲、張員外見他生得眉清目秀、乖覺聰明、滿心懽喜、與渾家商議、要過繼他做个螟蛉之子、郭氏心裡也正要如此、便央人與天瑞和張氏說道、張員外看見你家小官人十二三分得意、有心要把他做个過房兒子、通家往來、未知二位意下何如、天瑞和張氏見富家要過繼他兒子、有甚不像意處、便回答道、只恐貧寒不敢仰攀、若蒙員外如此美情、我夫妻兩口住在這里可也增好些

光彩哩那人便將此話回復了張員外、張員外夫妻甚是快活、便揀个吉日過繼、劉安住來、就叫他做張安住、那張氏與員外爲是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與天瑞認爲郎舅往來交厚、房錢衣食都不要他出了、日與將及半年、誰想懽喜未來煩惱又到、劉家夫妻二口、各各染了疫症、一臥不起、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揀福輕人

張員外見他夫妻病了、視同骨肉、延醫調理、只是有增無減、不上數日、張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場、又得張員外買棺殯斂、過幾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

痊便央人請將張員外來對他說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話兒敢說得麽員外道姐夫我與你義同骨肉有甚分付都在不才身上決然不負所托但說何妨天瑞道小生嫡親的兄弟兩戶當日離家將節哥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証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誰知命蹇時乖果然做了他鄉之鬼安住孩兒幼小無知既承大恩人過繼只望大恩人廣脩陰德將孩兒撫養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我夫妻兩把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今生不能補報來

生來世情愿做驢做馬。報答大恩。是必休迷了。孩兒的本姓。說罷淚如雨下。張員外也自下淚。滿口應承。又把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書與張員外收了。捱至晚間瞑目而死。張員外又備棺木衣衾盛殮已畢。將他夫妻兩口棺木。催埋在祖塋之側。自此撫養安住。恩同已子。安住漸漸長成。也不與他說知。就裡就送他到學堂裡讀書。安住伶俐聰明。過目成誦。年十餘歲。五經子史。無不通曉。又且爲人和順。孝敬二親。張員外夫妻珍寶也似的待他。每年春秋節令。帶他上墳。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但不與他說明緣故。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長成十八歲了。張員外正與郭氏商量、要與他說知前事、着他歸宗葬父。時遇清明節令、夫妻兩口、又帶安住上墳、只見安住指着傍邊的土堆、問員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這墳塋、一向不曾問得、不知是我甚麼親眷、乞與孩兒說知。張員外道、我兒、我正待要對你說、着你還鄉、只恐怕撇得了自已的爹爹、媽媽、便把我們撫養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張、也不是這里人氏、你本姓劉、東京西關義定坊居民劉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劉天祥、因爲你那里六料

不枉分房減口、你父親母親帶你到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于此、你父親臨終時節、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叫待你成人長大、與你說知、就裡着你帶這文書去認伯父伯母、就將你骨殖去祖墳安葬、兒嗏、今日不得不說與你知道、我撫養三年、養育之苦、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却休忘我夫妻兩口、見安住聞言哭倒在地、員外和郭氏叫喚甦醒、安住又對父母的墳塋哭拜了一場道、今日方曉得生身的父母、就對員外郭氏道、稟過爹爹母親、孩兒既知此事、時刻也遲不得了乞

爹爹把文書付我須索了骨殖往東京去一遭去埋葬巳畢重來侍奉二親未知二親意下何如員外道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當得你但只願你早去早回免使我兩口兒懸望當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行裝次日拜別了爹媽員外就拿出合同文書與安住收了又叫人啟出骨殖來與他帶去臨行員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戀家鄉忘了我認義父母安住道孩兒怎肯做知恩不報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養三人各各洒淚而別安住一路上不敢遲延早來到東京西關義定坊了一路問到劉家門首只見

賺他在門外是知其不良矣

一个老婆婆站在門前、安住上前唱了个喏道、有禮媽媽、與我通報一聲、我姓劉名安住、是劉天瑞的兒子、問得此間是伯父伯母的家裡、特來拜認歸宗、只見那婆子一聞此言、便有些變色、就問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那里、你既是劉安住、須有合同文字爲照、不然一面不相識的人、如何信得是眞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虧得義父撫養到今、文書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則我就是劉大的渾家、既有文書、便是眞的了、可把與我、你且站在門外、待我將進去與你伯伯看了、接你進去、安住道、不知

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解開行李、把文書雙手遞將過去、楊氏接得、望着裡邊去了、安住等了半晌不見出來、原來楊氏的女兒已贅過女壻、滿心只要把家緣盡數與他、日夜防的是叔嬸姪兒回來、今見說叔嬸俱死、伯侄兩个又從不曾識認、可以欺騙得的、當時賺得文書到手、把來緊緊藏在身邊暗處、卻待等他再來纏時、與他白賴、也是劉安住悔氣、合當有事撞見了他、若是先見了劉天祥、須不到得有此。再說劉安住等得氣嘆、口渴、鬼影也不見一个、又不好走得進去、正在疑心之際、只見前面走將一个老年

假有偌大家私當時何必分另

的人來問道小哥你是那里人爲甚事在我門首呆
呆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麽則我便是十
五年前父母帶了游州去趁熟的劉安住那人道如
此說起來你正是我的侄兒你那合同文書安在安
住道適纔伯姑已拿將進去了劉天祥滿面堆下笑
來携了他的手來到前廳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
兒行路勞頓不須如此我兩口兒年紀老了真是風
中之燭自你三口兒去後一十五年杳無音信我們
兒弟兩个只看你一个人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
得我眼也花耳也聾了如今幸得孩兒歸來可喜可

甚、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與你同歸來看我們、一看、安住撲簌簌淚下、就把父母雙亡、義父撫養的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劉天祥也哭了一場、就喚出楊氏來道、大嫂侄兒在此見你哩、楊氏道、那个侄兒、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劉安住、楊氏道、那个是劉安住、這裡哄了你、多大分是見我每有些家私、假粧做劉安住來對認的、他爹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如無便是假的、有甚麼難見處、天祥道、適纔孩兒說道、已交付與你了、楊氏道、我不曾見、安住道、是孩兒親手交與伯娘的、怎如此說、

天祥道大嫂休鬭我要孩兒說你拿了他的楊氏只是搖頭不肯承認天祥又問安住道這文書委實在那里你可實說安住道孩兒怎敢有欺委實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賴得楊氏駡道這个說謊的小弟子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天祥道大嫂休要鬭氣你果然拿了與我一看何妨楊氏大怒道這老子也好糊塗我與你夫妻之情到信不過一个鉄為生的人倒並不疑心這紙文書我要他撕遞兒有何用處若果侄兒來我也懽喜如何肯揩留他的這些子故意來捏舌哄騙我們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伯娘孩

兒情愿不要家財只要傍着祖墳上埋葬了我父親這兩把骨殖我便仍到滁州去了你孩兒須自有安身立命之處楊氏道誰聽你這花言巧語當下提起一條桿棒望着安住劈頭劈臉打將過來早把他頭兒打破了鮮血迸流天祥雖在傍邊解勸賊道且問个明白却是自已又不認得侄兒見渾家抵死不認不知是假是真好生委決不下只得由他那楊氏將安住又出前門把門閉了正是

黑蟒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劉安住氣倒在地多時漸漸甦醒轉來對着父母的遺骸放聲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時只見前面又走過一個人來問道小哥你那裡人為甚事在此啼哭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隨父母去趂熟的劉安住那人見說喫了一驚仔細相了一相問道誰人打破你的頭來安住道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拿了我的合同文書抵死賴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那人道我非別人就是李社長這等說起來你是我的女壻你且把十五年來的事情細細與我說一遍待我與你做主安住見說是丈

人恭恭敬敬唱了個偌、哭告道爺爺聽稟當初父母同安住趂熱、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員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張員外認我為義子擡舉的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義父纔與我說知就裡、因此擔着我父母兩把骨殖來認伯伯、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里去告訴、說罷淚如湧泉、李社長氣得面皮紫漲、又問安住道、那紙合同文書、既被賺去、你可記得麼、安住道、記得、李社長道、你且背來我聽、安住從頭念了一遍、一字無差、李社長道、果是我的女婿、

再不消說這虔婆好生無理我如今敲進劉家去說得他轉便罷說不轉時現今開封府府尹是包龍圖相公十分聰察我與你同告狀去不怕不斷還你的家私安住道全憑岳丈主張李社長當時敲進劉天祥的門對他夫妻兩个道親翁親媽什麼道理親姪兒回來如何不肯認他反把他頭兒都打破了楊氏道這个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拐來我家裡打渾他既是我家姪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畫的字若有那文書時便是劉安住李社長道我說是你賺來藏過了如何白賴楊氏道這社長也好笑我何

曾見他的卻似指賊的一般、別人家的事情、誰要你多管、當下又舉起杆棒、要打安住、李社長恐怕打壞了女婿、挺身攔住、領了他出來、道這虔婆使這般的狠毒、見識、難道不認就罷了、不到得和你干休、賢婿不要煩惱、且帶了父母的骨殖、和這行囊、到我家中將息一晚、明日到開封府進狀、安住從命、隨了岳丈一路到李家來、李社長又引他拜見了丈母、安排酒飯管待他、又與他包了頭、用藥敷治、次日侵晨、李社長寫了狀詞、同女婿到開封府來、等了一會、龍圖已坐堂了、但見

鼕鼕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殿　東岳嚇魂臺

李社長和劉安住當堂將包龍圖接了狀詞看畢、先叫李社長上去問了情由、李社長從頭說了、包龍圖道莫非是你包攬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長道他是小人的女壻、文書上元有小人花押、憐他幼稚含冤、故此與他申訴、怎敢欺得青天爺爺、包龍圖道你曾認得女壻麼、李社長道他自三歲離鄉、今日方歸、不曾認得、包龍圖道既不認得、又失了合同文書、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長道這文書除了劉家兄弟和

小人並無一人看見他如今從前至後說來不差一字豈不是个老大的証見包龍圖又喚劉安住起來問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說了又驗了他的傷問道莫非你果不是劉家之子借此來行拐騙的麼安住道爺爺天下事是假難眞如何做得這沒影的事體况且小人的義父張秉彝廣有田宅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說過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墳便仍到潞州義父處去居住望爺爺青天詳察包龍圖見他兩人說得有理就批准了狀詞隨即拘喚劉天祥夫婦同來包龍圖叫劉天

所以試叔姪也

祥上前問道、你是个一家之主、如何沒些主意、全聽妻言、你且說那小廝果是你姪兒不是、天祥道、爺爺小人自來不曾認得姪兒、全憑着合同爲証、如今這小厮抵死說是有的、妻子又抵死說沒有、小人又沒有背後眼睛、爲此委決不下、包龍圖又叫楊氏起來再三盤問、只是推說不曾看見、包龍圖就對安住道、你伯父伯娘如此無情、我如今聽憑你着實打他、且消你這口怨氣、安住惻然下淚道、這个使不得、我父親尚是他的兄弟、豈有姪兒打伯父之理、小人本爲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非是爭財競產、若是要小人

做此逆倫之事至死不敢包龍圖聽了這一遍說話
心下已有幾分明白有詩爲証

包老神明稱絕倫　就中曲直豈難分
當堂不肯施刑罰　親者原來只是親

當下又問了楊氏幾句假意道那小厮說是个拐騙的情理難容你夫妻們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這厮下在牢中改日嚴刑審問劉天祥等三人叩頭而出安住自到獄中去了楊氏暗暗地懽喜李社長和安住俱各懷着鬼胎疑心道包爺向稱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監禁却說包龍圖密地分付牢子每不許

難爲劉安住又分付衙門中人張揚出去只說安住破傷風發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將張秉彝來不則一日張秉彝到了包龍圖問了他備細心下大明就叫他牢門首見了安住用好言安慰他次日僉了聽審的牌又密囑付牢子每聽審時如此如此隨即將一行人拘到包龍圖叫張秉彝與楊氏對辯楊氏只是硬爭不肯放鬆一句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只見牢子回說道病亟垂死行動不得當下李社長見了張秉彝問明緣故不差又忿氣與楊氏爭辯了一會又見牢子們來報道劉安住病亟死

了、那楊氏不知利害、聽見說是死了、便道、眞死了、却謝天地、到死了、我家一累、包爺分付道、劉安住得何病而死、快叫仵作人相視了回話、仵作人相了、回說相得死尸約年十八歲、太陽穴爲他物所傷致死、四週有青紫痕可驗、包龍圖道、如今却怎麼處、到齊做个人命事、一般重太了、元那楊氏、那小厮是你甚麼人、可與你關甚親麼、楊氏道、爺爺其實不関甚親、包爺道、若是関親時節、你是大、他是小、縱然打傷身死、不過是悞殺子孫、不致償命、只罰些銅納贖、既是不關親、你豈不㒩得

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

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認他罷了、拿甚麽器杖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説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將枷來枷了、這婆子下在死囚牢裡、交秋處決、償這小廝的命、只見兩邊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就擡過一面枷來、唬得楊氏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爺爺、他是小婦人的姪兒、包龍圖道、既是你姪兒、有何憑據、楊氏道、現有合同文書爲照、當下身邊摸出文書、遞與包公看了、正是

本説的丁一卯二、生扭做差三錯四、

各用些小小機關、早賺出合同文字、

包龍圖看畢、又對楊氏道、劉安住既是你的侄兒、我如今着人擡他的尸首出來、你須領去埋葬、不可推却、楊氏道、小婦人情愿殯葬侄兒、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對他說道、劉安住早被我賺出合同、文字來也、安住叩頭謝道、若非青天老爺、真是屈殺小人、楊氏擡頭看時、只見容顏如舊、連打破的頭都好了、滿面羞慚、無言抵對、包龍圖遂提筆判云、

劉安住行孝、張秉彝施仁、都是罕有、俱各旌表門閭、李社長着女夫擇日成婚、其劉天瑞夫妻骨殖、

准葬祖塋之側、劉天祥朦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妻楊氏本當重罪、罰鍰准贖、楊氏贅壻、原非劉門瓜葛、即時逐出、不得侵占家私、判畢、發放一干人犯、各自盤家、衆人叩頭而出、張員外寫了通家名帖、拜了劉天祥、李社長先回潞州去了、劉天祥到家、將楊氏埋怨一塲、就同侄兒將兄弟骨殖、埋在祖塋已畢、李社長擇個吉日、將女壻過門成婚、一月之後、夫妻兩口同到潞州、拜了張員外和郭氏、以後劉安住出仕貴顯、劉天祥張員外俱各撫嗣、兩姓的家私、都是劉安住一人承當、可見繁俗分

究不可強求況且骨肉之間如此昧己瞞心最傷元氣所以宣這个話本奉戒世人切不可爲着區區財産傷了天性之恩有詩爲証

螟蛉義父猶施德　骨肉天親反弄奸

日後方知前數定　何如休要用機關

拍案驚奇卷三十三終